大學章句質疑

大學章句質疑序

汪靖閣楫

朱子輯四書首列大學爲於其中分經傳而以謂經者孔子之言尊之以冠於論語之前自言於大學用功最久見於或問其答門人書中庸前人論說多時有差舛駁雜不易不如大學從未有著錄是以編次大學因程子攷定之本更加纂輯使章句相爲附屬蓋非獨詳其文義而已躬行而實有得焉足以窮其節目而究其精微也元世定爲科舉甲令學者尊其說八百餘年其要義所繫尤在格物致知一傳攻之者亦用是爲射者之的姚江之說行聚訟紛紛訖明之終其說交勝而朱子切己之學循序漸進之功於學者爲有據依老師大儒篤信謹守無敢失墜雍乾之交樸學日昌博聞强力實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

不得與於學於是風氣又一變矣乃至並大學中庸之書覓視之以爲禮運學記之支言緒論要其義蘊之閎深研之而愈出析之而愈精鄭注禮記之文具在觀章句所發明豈足校其毫釐分寸哉嵩燾於朱子之書沈潛有年而知聖人盡性以盡人物之性統於明德新民二者而其道一裕之學學者致知誠意極於脩身止矣致知之道廣而具於心者約誠意之功嚴而盡天下之事固無不包也格物者致知之事也物者何心身家國天下是也格物之事何所以正之修之齊之治之平之者是也格者至也窮極物之理而不遺格者又明有所止也揆度物之情而不逾其則知此則大學一書完具無缺數百年之辨爭益皆求之於外而於中之要領有未究也用其書以求朱子之學

深味而力行之可也强大學之書以從朱子比類而附之循章以求之則亦徒見其陵越而已當朱子時陸子壽氏謂論語孟子集注純實精潔傳世之書而疑大學中庸章句爲未至嵩燾心契其說而謂朱子之言理後人無能有易也而求之過密析之過紛可以言學而不可以釋經稍因朱子章句就經以求其義而後此經之微言大誼以明卽朱子之言惟其所以附麗之而精神愈出尊經也亦卽所以尊朱子也時光緒十六年夏五六月朔日湘陰郭嵩燾自序

大學章句質疑後序

郭筠仙先生爲大學章句質疑旣有年先謙始得受讀卒業謹推其義而爲之説曰大學一書聖功王道備矣而其要莫先致知知止也知所先後也皆知之事也知止然後見聖功無不貫知先後然後見王道無速成是故明乎天下國家之必本於修身而治亂厚薄之幾可以立決此知先後卽知本也明乎誠意爲明德新民之要知其所當止而反求之而聖德之宣昭至於使民懷而不能忘畏而不敢欺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知止亦卽知本也知止所以得道而知先後已近之矣明德新民其爲物一也旣曰物有本末卽曰知所先後是致知在格物也格卽格其本末也物

格而後知至故知本卽爲知之至也推吾身心以達之家國天下必好惡得其正而不可有辟而其行政用人所以同民好惡者則德本財末足以該之此君子所謂絜矩之道也格者度也文選蕪城賦格高五嶽李注引蒼頡篇云格量度也絜亦度也鄭注絜猶結也挈也君子有絜法之道謂當執而行之又云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鄭云絜猶結也挈也者釋名挈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明挈結非有二義竝取同聲字爲訓總謂執持其矩耳朱注絜度也或問何謂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之木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愚按絜訓麻一耑無持度義鄭朱二說皆讀絜爲挈曲禮釋文挈又作絜挈壺氏注挈讀如絜髮之絜是挈絜字通說文挈縣持也持此者可以度彼故挈又引申訓爲度鄭云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亦待己度物之意二說元可通格物與絜矩無二義也通天下之人情而劑其平卽以操天下之物理而無所遁而豈有他也哉自魏世考正石經以爲此書序次倒亂宋儒各加論定而朱子章句爲學者所宗其補致知格物傳關

示人道之門用心至勤而緣此聚訟者亦滋紛循經以求之然後知其理已具也章句釋物有本末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是所謂物者顯屬之明德新民矣而舍此以言格物何謂也其釋格物曰物猶事也是固卽事窮理之義而補傳之言曰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世之學者疑其言浩渺無涯涘今夫先王以禮治天下大之極於郊社宗廟之崇而微之通乎箕帚乾餱之故可謂繁賾而無算矣而其要惟在因人情而爲之制是大人格物之學也外是而言格物非大人所以爲學也明乎此矣以補傳爲哉凡讀古書因其條理而爲之節目而已不當以己意與乎其閒如章句所云殆猶以己意與其閒者也先生此書還古本之舊觀息數百年之

辨爭使大義粲然復明於世爲功於學術治道甚鉅先謙深味
其旨復有見於格物絜矩相通之理稍著其義於簡末幾附先
生之書以不朽或於聖賢垂訓之意不無一當云光緒十六年
歲次庚寅秋七月長沙館後學王先謙頓首謹敘

大學章句質疑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大學

案魏正始中詔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后大學原本序次最爲倒亂於義無取程子以大學爲有錯簡葢亦有由來矣明道移克明德至止於信於則近道矣下移聽訟節於節南山節下至伊川始定爲今本而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語猶莫知所屬朱子別爲章句於經文兩言此謂知本以其一爲衍文學者至今宗之其後董氏槐移知止以下二節於聽訟節下爲傳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葉氏夢鼎王氏相車氏淸臣及方正學先生皆主之崔氏銑

但移誠意章於聽訟章後爲誠意傳餘竝從古本王氏餘英四書求是主之皆各以意改定經文秦氏篤煇則以知止以下爲致知傳誠意以下爲誠意傳黃氏晟又以致知在格物爲致知傳誠意以下四節爲誠意傳淇澳二節極言致知誠意之效康誥四節釋明盤銘四節釋新邦畿三節釋止聽訟節釋新民本於明德安溪李文貞公大學古文說直以首章總論大意而歸重格物之指次章申釋誠意之義所見又各不同要之大學本無經傳之分而致知誠意二者實爲入學之要義經文別分兩節詳論之而先於篇首畧舉其大要當以安溪之說爲斷而仍以開章四節爲通論大學之要而於知止兩節先透出致知誠意之

相因以明大學之本章旨極爲完密無庸紛紛改易經文以從己意也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案論孟是聖賢立教大旨脩己治人之術賅備其中大學自是一篇整段工夫子思之傳聖學具見於此以是見爲學次第可也似未宜與論孟比校次第疑朱子錄此當節去而論孟次之五字
又案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今大戴記曾子立事篇至曾子天圓篇凡十篇皆記曾子之言而以曾子名篇小戴

記曾子問一篇則記曾子問於孔子之言孝經開端言孔子居曾子侍及大戴記王言一篇蓋皆記曾子問孔子之言藝文志所載曾子十八篇大率此類大學誠意章引曾子之言餘惟兩引孔子之言而不詳作者之名賈逵云子思窮居於宋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聖門通攷云周威烈王三十一年子思作中庸傳大學是皆謂大學子思作也程子云大學孔氏之遺書極允朱子分經傳而以曾子傳孔子之言爲經門人述曾子之言爲傳似屬以意擬之

又案史記威烈王二十四年崩上距孔子之卒七十七年孔子世家載子思年六十二子思之生尙在伯魚未卒之

前下及威烈王之世已五六十年而威烈王又並無三十一年聖門通攷之言殆誤闕里攷載子思年八十二魯穆公之立上距孔子之卒七十年實當威烈之十六年子思得及穆公之世其年不止於六十二明矣通鑑於安王二十五年載子思對衛君之詞又距威烈王之世二十五年上距孔子之卒百二年矣又於顯王三十三年引子思對孟子之言恐皆失考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案大學自對小學言之卽王制天子辟雝諸侯頖宮之學也三代立教必於學而天子之學謂之大學釋文大舊音泰者是也太學者成人之學章句云大人之學似此學以人爲名恐非聖人所以發明三代立教之旨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

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葢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案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孟子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並與大學明德新民同指中庸成己成物而以時措之宜言之大學明德新民而以止於至善言之則聖人立教以定萬世之程所以爲聖學之

極功經綸大經之達德也於此見三代立學之精義非若後世苟且以興起人才爲事者疑止於至善一語不得與明德新民同爲大學之綱領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案有定一有字與下數能字有別蓋能知止便有箇着實歸宿處一眼覷定更無旁騖所以能靜能安能慮者惟其有定也有定是實有於心靜也安也慮也衹是一氣趕下工夫全在有定上合下便能靜能安能慮三者別無工夫在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案止於至善兼明德新民說此云知止則專主明德言之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聖人之成物亦祇是成己分內事知明德之所止即新民亦在其中矣或問兼言明德新民

似未能分晰
又案知止之知卽下致知之知大學工夫歸重誠意然非致知則意之誠或流於偏而不足以盡道大學開端說箇知止而推言始終本末之序始提出明明德於天下窮究到致知誠意以顯明德新民之實功大義微言畢具於此孟子言知言養氣其論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卽從知言推出於此體察入微乃見聖功之有本大學於致知誠意二者兩言此謂知本正是一串工夫章內知止知所先後與下知本皆喫緊歸到致知上所以致知二字尤爲大學之首功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案此物字卽格物之物此知字卽致知之知明德也民也所謂物也所以明之新之則事也脩身以下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上新民之事也知止者所以致其知也知所先後亦卽知止中事知止字重知所先後字輕此節申明上義正見知止歸重明明德上能明其德則所以新民者舉而措之而已德者本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始事也民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終事也有本而後有末能始而後能終故知止者知所以明明德而止矣下云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卽知所先後之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案致知知字即是知止之知能致其知則能知至善之所止矣致知知止即中庸明善工夫爲聖學第一要義云格物者致知之功也物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物所以謂之格物即窮究物之所以爲則者以爲之程也知之至者亦不過乎物也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案鄭注以致知在格物別爲一節格物即是致知故直曰

在而不曰先自誠意章以下首言所謂脩身在正其心齊家治國諸章竝同此例疑此云致知在格物而結之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卽朱子所補格物致知一章之義經文本自無缺也致知誠意兩項並重致知屬知誠意屬行大學首言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卽中庸明善誠身之意非明無以爲誠也朱子以格物致知爲入道之門務使人從事問學理明義足充積於心自有以審乎善惡之歸以爲誠意之資中庸之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爲擇善之功者亦此義也然誠意致知兩項工夫卻是並進不能劃分先後故云致知在格物卽結之以此謂知之至也云所謂誠其意卽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徑直析分兩章不更

相爲聯屬於此正見聖賢教人喫緊用工處其言致知處淺而略言誠意處深而詳葢致知之理易明而誠意之功難盡誠意者又爲聖學之基也必致知乃能誠意尤必誠意乃能致其知大學之精藴正須熟讀深思而自得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案朱子引胡安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二語甚精聖賢大本領知言養氣而已知言者窮理之極致養氣者立誠之全功致知誠意其始事也致知誠意體用兼資內外交養是知行並進工夫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

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案格物卽所以致知竝非格物之外又別有致知工夫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二字已足盡致知之義包括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項在內乃其所謂物者非引外物以爲誠意正心之資也在身曰意曰心推而暨之曰家曰國曰天下皆物也意心身所以自治與家國天下所以待治之理推而至於名物度數因革損益窮究其所以然而盡其所當然皆有一定不移之程度是之謂格（爾雅釋詁格至也此格字本義須是窮究到至處引申爲度格凡物到至處亦各有其限量格字兼此二義）致知所以在格物者極吾知之量不能踰乎物之則也致知卽知止之義

又案誠意之下接言正心此是聖功大段歸宿處所以顯

致知之用葢此正字卽中庸之所謂中發之則爲中節之和其工夫全在誠意而意之旣誠停停當當不失其正則皆致知之功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正心之謂也劉蕺山於此言莫精於意莫粗於心豈非孟浪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案左氏傳今無乃壹之杜注壹同也三年問百王之所壹也孔疏壹謂齊同三年之喪百王所同壹是猶同是壹是皆者急詞也凡詞急則絫言之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案孔疏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覆說本亂末治之事

本所厚也治末者治之薄而終乃歸於厚前由本末推出

始終是以等言此由本末推出厚薄是以分言皆歸重在

本字上章句所厚謂家也恐失之

又案知本卽知所先後謂之知本又知止工夫歸宿處也

格物致知極家國天下之理一歸本於脩身故曰明明德

於天下家國天下之推曁無窮皆所以自明其明德也此

知之所以至由於知本而已知本者致知之極功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

而門人記之也案此當云右第一章首明大學之旨歸本誠意致知而先釋致知之義

案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下卽緊接致知在格物一語以申致知之義又緊接所謂誠其意者一語以申誠意之義致知誠意是聖學喫緊下手處微有知行先後之分而工夫卻是合一致知之始事卽在知止家國天下之理同而身其本也誠意之始事卽在止於至善家國天下之事同而脩身其本也大學致知誠意兩項功夫徹上徹下包舉無遺其言誠意詳言致知略然致知在格物一語實足盡其量物者盡夫意心身家國天下之事言之也西山眞氏大學衍義瓊山邱氏大學衍義補皆格物中事也而經旨包涵遠矣故當以致知在格物至此爲釋致知之義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案船山云欺之爲義謂因其弱而陵奪之非辨蓋和哄之謂蓋心知有善而不善者硬地人據其中而善之在心者反退而聽命是之謂欺非是哄騙這心之善去爲不善且如人世哄騙也須乘著人昏弱而後行之不顧故凡自欺者皆氣之歉而餒者也誠其意者須是自强不息自强則自不受欺非能事事物物察看其欺之動於意而禁止之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

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案毋自欺者是誠意入手工夫自慊是誠意歸根氣象澈始澈終祇是一箇愼獨工夫到誠意已是全體發見心隨理動一氣透發出來更無客感紛馳攙入其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歸併到一條路上一發而全體俱見兩如字形容得氣象如此工夫祇在毋自欺上此處更著不得工夫惡惡臭好好色全是從心款中發出自然十分滿足是以謂之自慊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案無所不至即中庸之無忌憚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即中庸之的然而日亡論語小人求諸人一語已說得煞盡祇求諸人一味向外探討便可以無所不至

案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心自然快足不待表著於外然君子成己成物之學內外一致表裏通徹稍有矜心作意於其閒則內有不足於心即外有不能自揜於人此節從外反勘借小人作箇影子以見誠意之功內省自慊稍馳向外不得語類云閒居訓獨處最妙君子獨處必愼小人

獨處必間間便是放肆但無愼獨一段工夫便謂之不善其極也可以無所不至但一向外粉飾則意之發已漓其本人卽不知其不善有何益處此云如見其肺肝務使之鞭辟近裏爲誠意者先斷其自飾之路非以是窮極小人之底蘊也

又案小人祇是學中之小人如言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祇求諸人便是小人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卽求諸人之實證一念疏懈便是爲不善至於放其心而不知求便是無所不至其源祇坐無愼獨一段工夫聖人直截斷之爲小人卽此足見吾道之大閑祇爭此一念之動若放僻邪侈之小人並揜著之一念無之矣聖人亦豈屑與較論哉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案曾子曰以下承上愼獨言之是另提起說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說得親切此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更說得警竦獨中一念之動自視昭然便若十目之環集而視獨中一私之起自指了然便若十手之環集而指一嚴字中兼含有戒愼恐懼意此爲獨中之實境誠意下手切實工夫盡於此十一字中大學自爲誠意者揭示愼獨之方原不爲小人說法疑章句之意未合經旨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案心廣體胖自是誠意之效置心廣大之中更無偏私之累已是正心大段規模蓋誠意者盡性之功正心者定性之誼程子所謂靜亦定動亦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卽大學所謂正心而其功全在誠意大學之要至誠意而極矣故曰必誠其意爲聖功揭示第一要義不可輕易看過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案誠意大指上文已盡此復申引誠中形外之義以見其

始之功內盡於己而其後之推及於人莫非盛德至善之揚詡推其誠之積者不可揜也由誠意之誠中形外推闡到盡處卽爲聖功王道之全明德新民之所以止於至善者必歸本於誠意誠意二字所以爲大學之統宗也

又案恂慄威儀均以外著者言之恂慄如正顏色望之儼然威儀如動容貌氣象充然有餘恂慄者精神之內固者也威儀者光輝之外發者也恂慄威儀一時並見章句德容表裏之盛語極明曉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

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案此承上不能忘而詠歎言之聖人明德新民推及於無窮所以爲善之至也以下乃實指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處以明誠意之功之必貫乎其全於是而有歉焉則亦不得爲誠矣故曰誠意者聖功徹始徹終之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

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案此發明誠意工夫而所謂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者皆統攝在誠意中故曰誠意者聖學之極功也明德新民總而言之明德則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事皆是也新民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是也大學所重惟在致知誠意疑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正不必分章釋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案說文槃承槃也內則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特牲禮尸盥匜水實於槃中蓋凡盥以匜沃水以槃承之故曰承槃承槃盥器日必用之說文沐濯髮也浴灑身也沐髮灑身不必日日爲之似與銘辭無當據內則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是沐浴之槃不如盥器之爲日日新也孔疏云沐浴之槃恐失之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案誠意之功至矣曰自明者實體於心克務盡其誠之功曰無所不用其極者窮盡其理以求滿乎誠之量至於誠意而明德新民之所以止於至善者皆能有以融會於心而措正施行無稍差失大學發明致知誠意之功而尤歸重誠意致知以誠意聖功備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元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

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緜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案說文緜聯微也毛詩傳緜蠻小鳥貌似毛許同訓緜蠻但訓細微而已景福殿賦緜蠻蠥霸李善注引薛君曰緜蠻文貌古詩許由箕山歌甘瓜施兮葉緜蠻疑但狀其緜密不當爲文采也自劉氏彝始訓爲鳥聲章句因之非古義也

案惟民所止極乎道之廣昭然爲人所共由而必有所當止止於丘隅通乎道之細確然爲人所必盡而各有所當止故於此下引夫子之言以申知止之義鳥之得所止也惟其知耳此誠身之必由於明善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藴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案周頌於緝熙單厥心又夙夜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詩意以敬止爲體緝熙則其功用之所至也玩此下止於仁止於敬等語似緝熙敬止當竝爲聖學工夫未宜分別功效言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案此借聖人之言聽訟以明明德新民貫通一理之旨而申知本之義大學兩言知本致知誠意二者並徹歸到知本上意味深長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案章句之分釋明明德釋新民釋止於至善爲三章以列於誠意之前使學者曉然於綱領條目之分於經旨亦自無悖惟分聽訟章以爲釋本末似經文開端便言本末終始之有先後卽續言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又終之此謂知本而此復言此謂知本其非專釋本末明矣證之經義似有未安

案以上由誠中形外而推言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以見誠意之貫乎聖功之全末復引聖人之言以申足前意言明德之至者自足以新民皆其誠之不可揜者也無情者

一語發明聖人所謂無訟之旨以追出一本字首章言致知而以知本結之此章言誠意亦以知本結之正見致知誠意皆聖學之本其功本自同貫而誠意之要旨必歸於知本所以致知又爲誠意之基也　新民之功至無訟而極矣使天下皆有爲善之樂而憚於爲惡以幾至於無訟則是上下之交相與以誠故新民者一誠之感通者也知本所以立誠也明德新民之事至於意誠而無餘蘊矣

右傳之首章至六章釋誠意 案此當云右第二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

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案聖功盡於致知誠意正心以上別無工夫故接釋正心脩身之義

案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皆感於外而心應之所感者身也身有所感而心必覺焉乃以心效身之用而得失之權一操之於心故心不能離身以爲用要使其心不受役於身而喜怒哀樂一依於心以爲則蓋性功先裕於心然後能返情於性而心之發一皆其性之存曰忿懥曰恐懼曰好樂曰憂患皆感之身而心隨以流者也此誠意後必無之心大學特舉以示身心之緊相關而凡身之中理與否皆心司其權也所謂身有所忿懥明所感者身也程子云身當作心不知心正必無妄感卽身驗心而功愈密矣

又案孟子言不動心工夫在持其志持其志者必有事焉而弗忘是也大學之正心卽孟子之不動心持其志無暴其氣本是誠意界限中語而持志而使之定卽是正心正心誠意自是一串工夫程子云非是要無忿懥四者祇是不以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程子也是看定誠意正心工夫一串而喜怒哀樂之交感此心不爲之動則自屬正心境地稍一爲之動卽怒而至於忿懥喜而至於好樂心已受其不正之感故忿懥四者皆心之流而溢焉者也張子韶以四者爲血氣看得太粗章句云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又似於此四者分際未盡分晰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案爾雅在存也玉篇在察也惟常存也而後有以察其心之用大學言正心脩身專就情之發處大概指點未嘗著實說到工夫上而惟以心不在三字顯正心之用所謂在者必有事焉而弗忘之謂也耳目口體身之用也而聽命於心故容貌顏色辭氣各有待盡之功而一皆其心之運心在而耳目口體皆受治矣乎時心無所主而喜怒哀樂之發心遂從之而流從而流者情也情動而氣乘之以蕩則喜怒哀樂之理固有所不及察矣心不在云者正惟其心之無所存故也此節正申足上意視則有見也聽則有

聞也食則有味也心不存而耳目口體皆失其用則夫喜怒哀樂之失其用心固爲情所奪而盡潰其本謂之不在焉可也經義緊相發明舊注都未分曉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案大學於正心說得似粗所以姚江言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蕺山劉氏因謂意爲心之所存心爲意之所發而云莫粗於心莫微於意卻將存發字義亦並翻覆言之而直以心爲粗迹須知正心要如孟子之盡心知性大體已是渾融而工夫全在直養不害誠意是逐事逐物細致工夫正心是全體發見正心一正字直是停停當當持守在此程子論未發之中惟敬而無失最盡可與此義參看大學

析言曰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中庸統言曰中和無二道也

案致知誠意聖功已盡正心以上無工夫可言惟就應人接物語默動靜檢點到純一處語至淺而體驗至深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案此當云右第三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案好知其惡一好字惡知其美一惡字即跟上四辟字來蓋好惡之情一偏而於其美惡遂有所不及察也其言曰天下鮮矣通常人之情言之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

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案辟唐石經作譬撫本鄭注考異云唐石經本明嘉靖本山井鼎本所據本此岳本十行以來本俱作譬其作辟者依釋文所改也注譬猶喻也皆仍未改據鄭注譬猶喻也竝不云辟讀爲譬則彼經文辟字本作譬辟猶喻者於其所親愛而取而自喻於心而不更知其他也於章句訓偏字義爲近

案自脩身以下皆以應人接物存之心而發之容色者言之葢君子成己成物之學即以語言動作爲顯仁藏用之資終日與人相接而喜怒之感於心因事而遷容色隨之以變而惟家人之相近習者施之尤便發之尤眞極人世愛憎憂喜之情施之於家者反而內勘其身而後施受之宜自有以默喻於心而不能不愼於其所發曰人之其所即常人其有之情以爲君子反身之資情之易忽者乃道

之所寓而存焉者也案脩身齊家工夫十分完密豈容有偏但心以爲可以如此施之便是辟

又案敖惰二字非君子所宜有然此自爲施之家者言之船山云敖者敖亢自尊而卑人惰者適意自便而簡人敖必相與爲禮始見如扶杖而受卑幼之拜是已惰則閒居治事未與爲禮時皆然雖過吾前不爲改容也親愛等十字其類有五而要爲十義親者相洽相近愛則有護惜之意畏者畏其威敬者敬其儀畏存乎人敬盡於己哀則因其有所喪而悼之矜則因其未足以成而憐之賤以待庸陋惡以待頑惡或以人別或以事別近取之家自不乏此十種經文極其所施於家之情以待君子之自省賤惡敖惰等字正不必看壞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案經言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而引知子之惡知苗之碩為證大概說人情一有所辟便蔽於一偏而不自知此等處竝無工夫不能說好知惡惡知美即可云脩身即可云為脩身齊家之功親愛五者之不使流於辟祇是檢點外面容色所以為脩身上事論語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須是於容色上操持十分完密乃可無親愛五者之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案此當云右第四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脩則家可敎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敎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敎成於下也

案玉篇齊整也齊便有整齊嚴肅之意治謂事得其理齊家治國皆須有敎敎成於家者無他孝弟慈而已矣盡一家之人統於是三者而其中條理節目亦須逐漸涵濡如語言行動必依於理自是成敎之本敎成於身而父子兄

弟尊卑上下之則由家以推之國無二理也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大學之所以齊其家者固自有事功在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案或問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所以求其意者自不至於相遠民能自言其意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於此有不察耳語自深切而專承慈以使衆爲說卻自未盡大學引康誥之詞自謂父子兄弟尊卑上下所處各有攸宜

以至誠行乎其間而孝弟慈之誼油然自生於其心是鞭
辟入裏語康誥自言保民大學自言敎家未有學養子而
后嫁祗是卽事指點如孝弟豈能懸一父兄爲式而使學
爲孝弟使衆豈能懸一百姓爲式而使學爲慈明其理以
發其本心之誠自動於不容已章句識其端而推廣之最
得經旨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
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敎成於國之效

案或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
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蓋仁讓之行必自其身積之而

後被於一家貪戾之成亦必自其家受之而後及於一國

記者錯舉以成文耳

又案機者發動所由發於此而動於彼所謂聖人之運量

也周子言幾是運量至神處一家仁讓乃教之成於一家

一國仁讓乃教之成於一國各有條理節目而鼓之舞之

以盡其運量之用者所謂機也其機如此祇操在一人身

上聖人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之功用祇在機之發動處著

實不差中庸發而皆中節卽是聖人之機周子之言幾爲

能實見此理大學於治國章發明一機字盡古今天下治

亂之數皆是如此先儒但以感應之理言之非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

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案求諸人非諸人便是治國大頭腦五禮之施五刑之設皆由此出大學喫緊於此說箇有諸己無諸己乃見脩身齊家治國次第工夫一毫假借不得所求諸人未必若善之實有諸己所非諸人未必若不善之實無諸己而其所以求之人者要皆自己而推所以非之人者亦皆自己而推斯以爲成己成物內外合一之理治國之道祇在敎民

爲善禁民爲不善卽桀紂亦然其所敎民者善也而其所以帥民則暴也天下皆知之而皆見之則亦靡然從之乃或身固不脩而亦無暴政之及人則其敎民爲善禁民爲不善者固亦欲人之其喻曰所藏乎身不恕是其藏之身者固隱而難見也而無本以爲之推則所謂不恕者民固度知其不然也於何知之於所好知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誠好之也故好惡之生於其心天下國家之本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敎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案藏身之恕不恕家之人知之國之人自無不知家與國皆待治於身者也而家人之親所以喻之者易入而所藏

尤有不能掩也故其效必先見於家上文所藏不恕專爲治國者言之乃以治國在齊其家作結而三引詩以發明家國相通之理正惟敎之行必自親而近者始也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案此當云右第五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案荀子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周髀算經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絜矩蓋卽句股測量之義長短遠近高下皆可絜而知之絜矩亦從恕上推出然恕祇是推己及人至於平天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能盡由己推去直須度量人情之好惡準人而推之己大學於治國章說箇機字說箇恕字專就己之發動處言之於平天下章說箇絜矩字則是就人之適宜處言之平天下無他平人之好惡而無餘義矣平其好而後無有作好平其惡而後無有作惡絜矩者矩操於身盡天下之好惡以矩絜之而自行其裁成輔相之宜老老長長恤孤身之矩也一國

之人心同天下之人心亦同故曰明德於天下明其所同具之心而已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

自此而推之

案絜矩之道須是以此度彼使各得其分非但如恕字之推此一心以度之人而已人之相處上下前後左右六者足以盡之而上下使之相安前後使之相準左右使之相交盡天下之人範圍於矩之中自須有紀綱法度明示之則使人不能踰故夫上下前後左右之各適其宜無他禮而已矣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皆統之於性功專就性情好惡上立論而於治國章言教平天下章更不及政教字而惟約其義於絜矩二字之中上下前後左右盡人有箇相處之法聖人之以規矩法度整齊天下亦即出乎其間未可僅以推己度物之義囫圇看過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案大學自誠意正心脩身以至齊家治國皆從好惡發動處體驗至平天下而後推出民之所好民之所惡以顯絜矩之用實見得心意之動而與民物相接盡於好惡二字中聖人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二語最盡立人達人必所好也非是必所惡也絜好惡之矩於心而用以整齊天下之好惡使各當其分推至諸侯之國土地闢養老尊賢而有慶田野荒蕪遺老失賢而有讓一準民之好

惡行之曰所好曰所惡卽矩之所由出也聖人以通天下之志而稱物平施豈區區求民之所好求民之所惡逐物以徇之哉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大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案以上通言絜矩之道而引民之好惡以發明之而終以得失驗其功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

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案平天下在平天下之好惡而固以治國爲本近治其國政敎皆實及乎民則好惡之徵尤近而其發也尤嚴好惡之矩之存於心者不能絜之於民則有流於辟者矣好惡順於民則得其衆辟則失其衆國之興亡恆必由之承上好惡之義兩引詩以申明之正見天下之本在國而好惡之近切於民者所以爲絜矩之方也

又案以上言絜矩之道而通論民之好惡以爲絜矩之端而兩引詩以有國者爲證是故君子以下專就治國者理

財用人兩大政反覆發明其義以是推之天下卽所謂絜矩之方也葢財者天下國家所資以爲用而人者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民之好惡之所繫尤莫切於此二者治國之道無他裕民生厚民性而已矣裕民生非能盡取民生而裕之也耕斂酌其宜取與定其經而民生自裕厚民性非能盡取民性而厚之也嚴賢不善之別明義利之防而民性自厚以是推之天下所好惡同也定井田之制申庠序之教立一王之大法以整齊天下之諸侯用是以命有德討有罪皆是義也大學專論治國之要而首揭絜矩二字以發明之學者推求其義而自得之可也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

財此有用

先愼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案德者好惡之矩之存於心所以涖政而絜之民乃得衆之本也故曰有德此有人言民心歸之而後能保有其人也保有其人斯能保有其土而土地之闢田野之治亦須使民得遂其利樂而後能效其用有國者之以財爲務惟其用之不可闕也周禮以九賦斂財以九式均節財用均節者卽王制量入爲出之義以一國之財資一國之用曲禮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玉藻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土功不興王制又以三年之通制國用以濟民食

酌盈劑虛亦有常式所謂有財此有用者常賦之入自足

取給國用而不虞其乏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案外者外視之忽而不營內者內守之求而不已鄭注外疏也內親也祇說得仿佛章句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又似別有一番位置德以爲本而財自生所謂末也若專意在財字上經營則將起而與民爭而施其奪民之政爭民施奪是內末二字歸宿處

案下言財聚民散財散民聚似爭民施奪一語專屬君言

小民衣食之計不逮賦斂之供其情則近於爭其迹則比於奪鄭注施其劫奪之情施者君所施於民也孔疏親財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恐非鄭義四書異同商引貨殖傳最下者與之爭正是此爭字注脚長楊賦裕民之與奪民也正是此奪字注脚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案財聚民散財散民聚是承上文而推廣言之非覆釋上文語財生於土而成於人一國土地山川所入之數自足養一國之人而國用亦於是取資焉取之踰其制而後國有聚財財聚於上則民必有不能遂其生者於是去田里

而逐末而民散於野因誅求而轉徙而民散於國上無聚財之君則民力之有餘者自足以待凶荒藏富於民卽財散於民矣民各安其田里自然聚而不散二語通論一國之大勢以見財與民聚散之源下文貨悖而入始言聚財之害民散而國隨之以敝亦豈能保有其財哉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案上言得眾得國失眾失國承上好惡此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承上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上就民心言此就君德言天命之得失存乎善與不善善卽所愼之德也下文接引楚書舅犯之言以明散財之義言有國者之所寶不在財而在善引起秦誓之言一个臣而歸本於君心之好惡明分兩事而實融成一義直貫下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章內凡三言得失各自爲結束而文氣實緊相呼應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

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衆鄭注檀弓仁親親行仁義此云仁親謂親愛仁道也晉

語喪人無親信仁以爲親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似皆訓

仁爲仁道左傳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句法正同仁親字義

當訓行仁而能知所親愛不專訓爲愛親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

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尙庶幾也媢

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案彥當爲喭尚書正義引論語由也喭作諺說文諺傳言也玉篇廣韻喭並與唁同文心雕龍諺者直語也喪言爲不及文故弔亦稱諺疑由也喭正謂其語言直率傳所引諺之言直率相傳之言也人之彥聖謂人傳許以爲通明其心好之不啻自其口出言人相傳許之言聞而好之不啻出諸其口違之俾不通言人相傳許之言必阻遏之使不得達也鄭注彥或作盤釋詁盤樂也鄭氏所見本或作盤聖蓋亦樂道人善之意

又案娼尚書作冒說文冒義而前也玉篇冒覆也冒蓋覆蔽之意王氏引之云媢當爲姻說文姻相毀也言疾人之

有善而讒毀之左傳合左師畏而惡之賁無極比而惡之皆謂讒毀之也四書異同商以蔽冒疾害讒毀分爲三意甚允漢書張禹傳數毀惡之爰盎傳雖惡君上不復信鄒陽傳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又惡之於燕王惡之於中山李善文選注惡謂讒短也孔疏揜藏媢妬疾以憎惡之則惡與媢疾字複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

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案秦誓刻畫兩種人所以有利於國及病國者無他能容與不能容而已矣有國者於不能容之人放而遠之則其能容可知能容則賢者日益進不肖者日益遠故此下彙舉三項人以立好惡之準使有國者知所法戒好惡一得

其正則所好者必天下之公好所惡者必天下之公惡如是而後能盡天下之善以從其好盡天下之不善以從其惡而國治矣反是則亂亂之旣成而菑及乎身一好惡之反足以致之爲其好惡之被及於民者大也大學言好惡而引秦誓以爲好惡示之程是其所好所惡一皆以用人爲急而自古賢不善之分亦無有逾於此者此治國平天下必由之理所以爲絜矩之極則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案以上通言理財用人之義而引有國者之好惡以證實之而終以得失驗其學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

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案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言絜矩而推出好惡之義以見得失之在人次言理財端本愼德以見得失之由己次言用人而歸結到好惡上以見得失之生於其心而此節提明君子有大道自是總結中一段文義所謂道者非虛言其理也郎上理財用人兩事中骨幹所以施之皆宜措之皆當直是全幅本領充積於心一併發透出來存之爲德行之爲好惡祇是一箇忠信則所謂大道者無他忠信而已矣忠如天地生物鉅細靈蠢全數包含在內遇發生處元氣自然鼓動一齊與發生信如四時之各有其序萬物

之各有其體著實還他箇自然推排不動德者本財者末實實推見一本末自盡其所當愼者經常變不違能好人能惡人實實發出一好惡自盡其所應能者歷久暫不違以之理財而財得其理以之用人而人得其用得者明是實有所得雙峯饒氏云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析忠信與道爲二所謂道者究是何物如孔疏所云孝弟仁義之大道豈非夢夢

又案驕泰二字不是泛說實是於理財用人上看出不善底蘊有財而不知保必先有泰然自侈之心而因取與無節以成乎驕有人而不能用必先有驕視萬物之心而因進退惟意以成乎泰人君之惡多端未有不成於驕泰者

而理財用人之失盡於驕泰二字中而無餘蘊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案有國者以理財用人爲要義無古今一也洪範八政惟祀與賓二者上交鬼神外接諸侯其曰食曰貨則首重理財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師則總歸用人大學於平天下章發其義而一以聚財爲戒蓋有以察乎有國者之用

心莫不以理財爲急其用之有豐有儉而皆務富國以爲行政之本箕子之言必以食貨爲首政者誠重之也故於理財先示之戒而於章末特明生財之有道以申足理財之意洪範之曰食曰貨亦但就有國者自有之食貨而經理之非求多於食貨之數也是乃聖人體察人情之至節宣天地之宜爲有天下國家者曲示裁成輔相之用此大道字緊承上是故君子有大道言之嚳川倪氏以兩大道字相爲較論無當經旨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案以財發身不當以得民爲訓身者所以涖政也王制民

安其居樂事勸功然後興學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皆以財興發其事業發身者以身措理之也有財此有用便是以財發身歸宿處易言聚人者財理財者義蓋即大學言財用之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案左傳襄二十五年惟卿備百邑杜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孔疏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具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方十里也坊記孔疏引司馬法四邑爲邱出馬一匹四邱爲甸出長轂一乘而云據司馬法之文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鄭注小司徒甸之言乘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又引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三十家馬一匹通十爲成百井三百家

革車一乘易訟卦其邑人三百戶正義引鄭注小國下大夫之制論語駢邑三百鄭注云此齊下大夫之制以此準之則下大夫采地一成者得有馬乘坊記家富不過百乘百乘當得采地百里采地之至大者朱子章句以畜馬乘爲士初試爲大夫百乘之家爲有采地恐未然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案大學誠意章首淸小人之界是學問大關鍵平天下章終極小人之害是工夫大歸宿與中庸發端分別君子小人而終推盲小人之道同旨蓋君子小人之辨學者皆能知之而意之發動處有不及持者而小人之途徑遂於是分故致知中之君子小人所見淺誠意中之君子小人所爭甚微也此大學始條理之事也至於治國平天下旣自正其君德又須得人以輔之凡以治民而已民各求所以自利君亦求所以自利利者君與民相交之大者也而能利國者之爲善又古今之通情也故防賢病國之小人易知而言利之小人難知此大學終條理之事也聖人深察古今之變究知人情之宜而急正小人之防所以異於周

末諸子言治天下之術者也

又案此章末段言生財之道而仍繳回言利之害以深致戒而於言利者正其名曰聚歛之臣曰小人則又合用人理財而並為之說聖人深究人情之變以立萬世之防家國天下其理一也兩舉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言意味深長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案此當云右第六章釋治國平天下）

朱子章句改定大學古本而補格物致知一傳以發明聖功之要益明善誠身條理次第躬行實踐深喻於心確然

有以觀其會通而知其旨要此亦足見聖賢授受之精微循端竟委莫能踰越而經而理之綜而別之使以類從昭示學者循章以求其義而尤以格物致知爲聖學之基以聖經有所未詳補明其功朱子之用心勤矣嵩燾少讀是書求之諸儒傳記或有異同則亦竊以補經爲疑其後與聞先儒講學之遺知學以漸而幾而理以推而明聖人下學上達之功其本必在致知又深以謂朱子補傳爲最有功於學者讀之旣久而後知大學一書於致知誠意二者實已反覆推明窮竟其義無復餘蘊又竊疑章句之書綱領條目之分疏未足以貫通聖經之全而或失之纖曲老病無能學殖荒落終無能有所進益稍以所見坿之章句

而推陳其說以還聖經之舊於諸儒之說之有當者亦間有採錄至於姚江良知之學知行合一其於致知誠意二者之功混而同之惝怳恣睢以失所據固無取焉爾嵩燾謹記